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證內政部警字第一六八九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文字第十八號

上海週報

本 期 內 容

半刁子.....	黍甘
風雲險惡中之軍縮前途.....	紫紋
抗日與投僞.....	良史
明察秋毫不見泰山.....	心白
求人不如求己.....	立鶴
法西斯蒂與中國.....	
三民主義與法西斯蒂.....	寒君
普羅文藝運動史下.....	楊甫
上海的女人.....	鼎鼎
一個淪落天涯的無名女郎.....	唯廉
黨販子在漩渦裏.....	珊瑚
地藏王誕非迷信節.....	伊尹
苦戀.....	梅子
希望我倆思想一致	

本報零售每份大洋四分

定閱全年二十五期連郵國內二元外國五元
 社址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信陵郵九十五號

上海法租界
 五五三弄二號
 東方雜誌社

每逢星期四出版
 第二卷第十八期
 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現代化最進步的調

味料

味精

天廚味精
廠總發行

上海寧波路四二九號

上海大中華賽璐

製造廠

國人資本
國人製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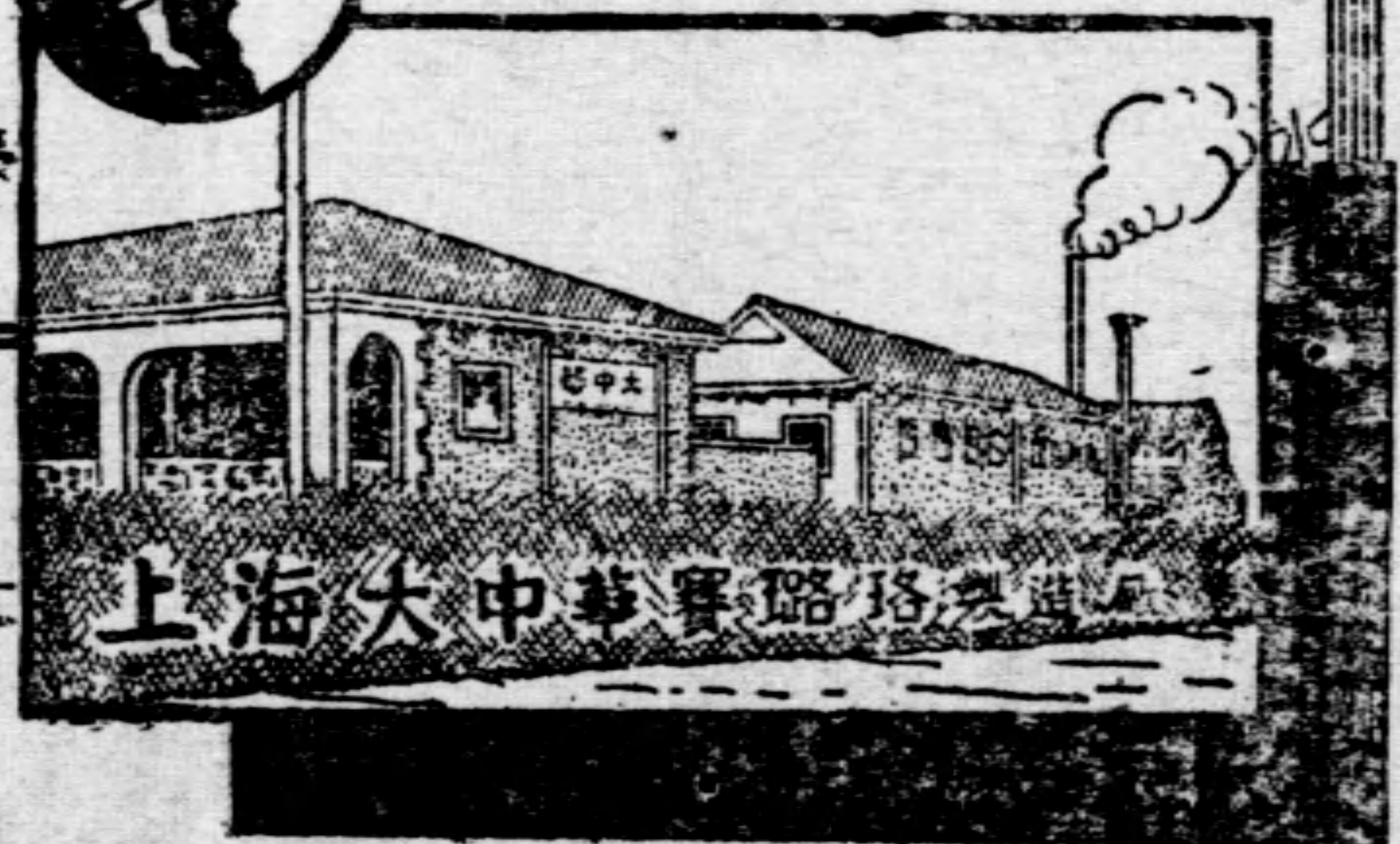


奉部核准國內免稅
重徵外國免稅

象頭商標



乒乓球 玩具 煙匣
肥皂 什具 鏡子



事務所
上海江西路吉慶里三號
電話
— 〇四〇 —

第一廠 上海大中華賽璐製造廠 第二廠 上海賽璐製造廠 第三廠 上海魯班路

上海週報

第十八期

第二卷

半刁子

黍甘

『半刁子』，原是一句『圈子裏』的朋友所使用的『門檻話』，看來似乎很粗俗，然而它的涵義却很廣泛而又深刻；現在大家差不多都懂得這句話的命意，而慣於引用它來罵人了。

所謂『半刁子』，與『全刁子』自然不同，他的外貌：十分忠實，十分和藹，更好像十分的富於同情性，可是他的行為却往往是：『朝秦暮楚』，『惟利是圖』，『暗箭中傷』，『陽奉陰違』，『看風轉舵』，『自食其言』，『毫無義氣』，『出賣朋友』，『出賣人格』；而且他能在表面上使我們一些也看不出他的『奸刁』『陰謀』『險詐』的地方；所以『半刁子』最是危險，最是可怕，也最是不容易對付。

當今世界，多的就是這般『半刁子』，你隨便在上，中，下，各級社會裏，黨，政，軍，農，工，商，學，文化各界人物中，都可以找尋得出這樣的『半刁子』。

說起多的原因，令人也怪可憐的。因為不論你是怎等樣的人，如果不做『半刁子』，便休想在社會上站得住腳，吃得着飯。君不見：

某某政客，當他在野的時候，儘是唱着高調，騙一般羣衆來做他的奪取政權的工具，迨到登台握到實權之後，他便做『半刁子』了。雖則被他利用過的人要罵他『自食其言』，『出賣羣衆』，但他目的在那纔獲得的權位，目的達到自然就顧不到這許多了。

某某軍人，他的態度一向是滑頭得很，專門做『半刁子』，爲的是他要稱雄一方。人家罵他『倒戈將軍』，他當然祇能處之泰然。

某某黨販子，他要權位，他便『出賣人格』去依附他良心上所反對的人，並捏造謠言，說人家組織什麼暗殺黨要暗殺他，一方面是想抬高自己的身價，一方面是希圖『暗箭中傷』人家；或者『朝秦暮楚』，態度一忽兒灰，一忽兒紅，行動一忽兒惡化，一忽兒腐化。爲的是要飯吃，就只得做『半刁子』。

某某文丐，他本來是個國民黨員；他要向某日報紅色的報屁股上投稿，揚揚名氣，騙些稿費，便只得做『半刁子』轉變他的信仰，說什麼『革命者左』。

其他實例甚多，無暇細舉。

真的，現在的世界，祇有『半刁子』纔能生存，也祇有『半刁子』纔是時代的人物。你要立足於社會，衣食於社會，便得學做『半刁子』。

『半刁子』萬歲！

風雲險惡中的軍縮前途

紫紋

國際軍縮大會於本年五月開會於日內瓦，參加者有六十餘國；雖集議多時，終因各國利害衝突，以致議而不決，被迫於七月初休會，并定於下月十六日重開。

大會休會期間，美代表台維斯仍駐歐洲，與各國政府斡旋，期於大會重開前，掃除軍縮前途的暗礁。消息傳來，台維斯與英外部的接談結果，英美兩國對於國際監督軍備問題，已成立「紳士協定」。英法兩國在巴黎的軍縮談話，意見亦很接近。日本對於軍縮前途的發展，亦特別注意。於此可見列強軍備問題，今方積極準備，以為會議重開的應付。將來會議結局，今雖難以臆測，但在目前各國極度擴張軍備之下，會議前途，誠恐凶多吉少也。

目前危險的國際關係當中，成為軍縮前途的暗礁者，厥有數種，而最著者莫如中歐糾紛與中日事件。

中歐問題，以德法糾紛最為悠久而且嚴重。自拿破侖東征蹂躪日耳曼各邦，厥後有俾士麥的西征，締結巴黎城下之盟以來。德法關係，已成世仇。及歐戰結果，德國慘敗，開和會於巴黎，德國除須負重大的賠款和放棄亞爾薩斯羅萊二州領土

外，國內軍備須受限制，來因河畔劃為中心地帶。後來經德意志出全力以相爭，得減少賠款，和撤退來因河協約國的軍隊，最近又以希特勒諸人的發奮，使協約國接受軍備平等的要求（有條件的）。別方面因國社黨員在奧國的活動，致德奧關係破裂，更激成中歐各國的不安。目前國社黨人收復失地的聲浪愈高。法國安全保障的要求彌堅。國社黨人在奧的活動愈烈。而奧國的反抗亦愈力，以致無論德法奧比，均已劍拔弩張，從事於武備的擴充。據報端所載，柏林舉行大規模的「模範地窖」落成之日（哈瓦斯八月廿九日柏林電），即達拉第巡視羅萊神砲壘之時（同日國民社巴黎電），奧國擴充軍隊（八月卅日路透社羅馬電），比國堅固邊防（同日不魯捨爾電）。歐戰後各國軍備的競爭，從無今日的劇烈，而國交關係的危險，亦沒有過於此者。

至於中日事件，始初因日本武力侵佔東三省，致引起美國海軍全部移駐於太平洋，和蘇俄軍隊集中於遠東。繼因日本得寸進尺的野心，暴露無遺，已佔熱河，復擾華北，使英美在遠東的經濟勢力，根本

動搖，蘇俄在東方的權利，感受莫大威脅，又促成美國海軍力量的擴充，和蘇俄西北利亞邊防的注意。總據各方所得，證明美國增造三十七艘軍艦，現已完全動工，蘇俄，在黑龍江一帶建造的砲壘，亦漸次完成。而日本的建造軍艦，整頓空軍，增加師團，統制經濟，和東三省內飛機場的設備，小笠原羣島要塞的建築，處處顯出與英美俄在太平洋上爭霸的雄心。過去美國海軍的大操，日本海空戰爭的演習，蘇俄軍隊在邊境的示威，英國建築新加坡軍港的急進，滿天戰雲，已不啻在第二次大戰的前夜了。

在此嚴重的歐陸政局下，和危險的太平洋潮中，欲望軍縮大會可以排除萬難，走上成功的康莊大道，甯非癡人說夢？此外，法意的海軍競爭，前項會議已經破裂，巴玻的肉血抗戰，現又積極進行，一髮動身，解決困難，高唱軍縮的諸公，又有何法以善其後？況武均日本，野性方發，與英美海軍平等的要求，早已現諸詞令，英美政府又豈願接受日本的條件，減低軍縮前途的價值，把太平洋的權利完全送給日人乎？吾恐軍縮會議雖或可收名義上的成功，而日本實行海軍平等之時，即葬送軍縮於坟墓，太平洋上廝殺開始之日！

（九月廿三日）

短 刃

投偽與抗日

當熱河淪陷，華北劇戰之時，方振武，吉鴻昌輩，以馮玉祥為傀儡，陽假抗日之名，陰結偽逆為援，招集散匪，盤踞察省，欺騙民衆，危害中央。利用國家多難，乘機割據邊陲，其心殊不可問，無如斯時國軍抗日不利，寇焰鴟張，國內羣情惶惑，輿論失其中心。對於方吉等之陰謀，不暇深究，甘受其愚。加以一二無聊政客，如章太炎，馬良輩之從旁揄揚，居然叛國之徒，羣認爲愛國之士。金錢之接濟也，文電之馳慰也，紛至沓來。騰笑列邦，遺譏後世，事之痛心，孰有甚於此者。然當此之時，苟有人焉出而關之，以揭發其陰謀，彼蚩蚩之氓，必憤然作色，以爲有意構誣，關之愈甚，而信之愈堅。當時

事實上殊無可理喻。真使愛國之士，哭笑不得。孰知事實勝於雄辯。自馮玉祥悔悟遁魯，抗日名將宋哲元氏返察，方吉等割據之局難持。而勾結偽逆，自稱抗日救國之滑稽劇，漸漸暴露。民衆之接濟乃斷，叛逆之聲勢愈促。近乃不惜揭破其本來面目，實行投降偽國，與匪類爲伍，寇擾懷柔，圖窺平津。真相既明，一班無聊政客，乃藏尾縮首，不敢再肆雌黃，爲叛逆張目。而國人至此亦恍然大悟，深悔其過去之受愚。今後疑雲消釋，北方大局，不難漸入安定。然而我國一綫生機，不爲方吉等陰謀所摧毀者幾希矣。嗚呼！借抗日爲名者，竟以投偽爲歸宿，實開千古未有之奇聞，非方吉等孰能出此！抑惟有意氣重於事實之中國民衆，乃能甘受其愚！

(良史)

明察秋毫不見泰山

一個竊賊，到大戶人家去竊盜，搜羅了許多金寶，放入

牠的腰包，等到慾望滿足了，修的銜上一根紙烟，却把火柴遺下不管，一溜烟去享牠的幸福。結果，星火燎原，大戶人家化爲焦土。你想人們對於這竊賊的言論怎樣。不消說，大家一定是異口同聲的要求把牠明正典刑，方始快意。現在四川的軍閥田頌堯，割據多年，利用部下許多嘍囉，搜刮到民脂民膏，無慮盈千累萬，完全放入他一人私囊。他見錢已積得夠了，軍閥的生涯，有些厭倦了，於是便把數百萬的現金，古腦兒匯到外國，在瑞士趕建住宅，準備出國逍遙這下半世。却把他部下向充生財工具的一班嘍囉，欠餉五六月，死活不管。這不是叫他們挺而走險，流而爲匪，與川省的民衆同歸於盡嗎？其罪以較竊賊爲何如？我但聞人之論者：咸目田頌堯急流勇退，不失爲軍閥中之智者，未聞要求於其過滬時執而置之於法。我們中國人向來對於小事情認真非常，對於重大的問題，反漠

然不顧，什麼事都如此。豈我民族之目光，果所謂明察秋毫而不見泰山者耶？(心白)

求人不如求己

古巴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受西班牙的束縛壓迫，痛苦萬分。其慘狀不下於今之安南，朝鮮。可是古巴人自己不能挽救自己，天天呻吟在西班牙人鐵蹄之下，伸長着脖子，希望着別國加以援助，替他救出水火。到西歷一八八九年，美國和西班牙發生戰爭，西軍大敗。於是古巴居然脫離西班牙的羈絆，而得到獨立，當時古巴民衆的欣忭可知。可是結果則大謬不然，美國人因爲古巴的獨立，是由於他的援助，當然不肯替人白盡義務，白受犧牲，就把古巴當他的保護國。從此古巴的國家大政，處處都要受美國的指揮，一直到現在，古巴每逢發生一度政變，即遭美國人一度干涉，終於不能得到完全的獨立自由。語云，求人不如求己，一個國

家，不能奮發自強，而乞憐於人，希望得人援助，未有能得良好結果的。古巴之有今日，固其宜也。我國今日扼於

日本，國人每不思圖自救之道，不是希望美國援助，便是

夢想英國幫忙，此種現象，殊為古巴之續耳。况英美帝國主義，各有其立場，未必能為我暴日，特其所得之結果，不過助乎！國人其猛省！（立鶴）

三民主義與法西斯蒂

自從法西斯蒂在中國的學術界和思想界上抬頭以後，一般人都以為法西斯蒂是政治上的另一形態，與三民主義是絕對不相容的東西。「三民主義的法西斯蒂」一名詞，既不可成立；即「以法西斯蒂的精神實行三民主義」的口號，亦充滿了矛盾和滑稽性；這種判斷是否正確，在上一期「什麼是法西斯蒂」一文裏，讀者定可窺其大概，現在筆者謹以客觀的態度，冷靜地把法西斯蒂與三民主義作一個比較與分析的研究，縱然短短數百字中，不能書其窺要，然亦可提綱挈領，得到一二確切的概念。

1 民族主義與法西斯蒂

當墨索里尼進軍羅馬之後，頒佈了法西斯黨的黨綱，

他說：

「國民者，非若干個人的集合體，亦非各黨為他種目的的機械物，乃包括無盡數遞嬗而有系統的有一種機體，換言之，即一民族精神上的大聯合。」

在這一條黨綱上，我們可以認識，第一法西斯蒂是絕對的一個民族至上主義者；第二法西斯蒂絕對厭惡一般政黨之利用國民為奪取政權的機械物；第三法西斯蒂不承認個人是為滿足各個幸福而集合，始終堅定一個民族是無盡數遞嬗而有系統的一種有機體。

德國國家社會黨政綱上也說：

「第一條，我等基於民族自決的權利，期望結成全德國意志人為大德意志國家。」

「第二條，我等要求德意志民族應與其他各國享受同等之權利，取消凡爾塞條約及聖古美條約和條約。」

被壓迫民族之「民族自決的精神」，與被壓迫民族之要求「民族獨立自由的主張」，表現得多少明顯與堅定！

這和孫先生民族主義之三要求：一求自己民族之自由平等，二求國內各民族之自由平等，三求全世界各民族之自由平等之主張，可謂不謀而合，義無二致！

2 民權主義與法西斯蒂

法西斯主義者根蒂萊說：

「法西斯蒂運動，就是國民自覺運動，為痛恨自由主義的無能，議會政治的腐敗，它是青年反抗運動，處處都是以行動主義為其根據的。」

德國國家社會黨政綱上說：

「第二十五條，我等為實現以上的一切要求，而期望建設強固的中央權力，要求對於全國及全國各組織團體之中央政治會議絕對的權威。……」

獨裁政治原是法西斯蒂政治主張骨幹之一，以上所舉的兩項，正是最微細的部份，墨索里尼對於獨裁政治的理論，發揮得很多，現在限於篇幅，恕不詳述。

一般信奉德謨克拉西主義的人，對於崇拜威權的法西斯蒂，當然瞠目結舌，嘆為政治之反動。就是一般三民主義之信徒，也

不無以為和孫先生的民權主義有格格不相入之感，其然，豈其然乎？

果然，孫先生的主張，政治是「為民所治」的人，他認定政府有能，人民有權的權能分清制度，他更明顯地說，「政權屬於人民，治權屬於政府的，所以人民有選舉罷免複決創制之權，政府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之權」。但是我們須注意，孫先生并不是希望民權主義之實現，是一蹴而就的，他自從受到了辛亥革命慘敗的教訓後，就主張在軍政與憲政之間加上一個「訓政」，所謂訓政者，即「一黨專政」。拿一黨的力量，獨裁政權，把握政權。他為什麼要主張有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呢？就是他知道中國的民主革命，絕對不是歐美第三階級的民主革命，牠是真正主張全民政治的民治制度，以中國交通之幼稚，民智之淺薄，要保障這民主的勝利於不墮，要使全民真能行使政權而不落於一般官僚政客之手，非加以一番澈底準備和訓練的功夫不可，這重任，當然非國民黨不辦。

黨的獨裁，為全民族利益而獨裁，和法西斯蒂「為全民族利益而獨裁」當然謀無二致。至於獨裁之有時間性，不僅國民黨為然，就是墨索里尼也不會以為獨裁是應該永久性的。

3 民生主義和法西斯蒂

意大利法西斯黨關於經濟一項有下列的規定：

「應該儘量發展國家的商業，使意大利得佔一席之地於世界商場中。國際條約，則宜就經驗所得，商酌修改，以期實用。并視本國需要而改訂之。」

德國國家社會黨政綱有下列數項：

「第十一條，我等要求不勞所得之廢止及利息奴隸制之打破。

第十二條，凡利息皆須生命及對財產上國民之重大犧牲而後

可以構成者；依據利息而致富之個人實為國民之罪犯，故我等要求澈底地廢除，一切利息所得。

第十三條，我等對於大企業要求利得分配。

第十四條，我等要求已經社會化之一切經營（托拉斯）國有化。

第十五條，我等要求準乎我國民的必要上之土地改革及公益，制定法律。無償沒收土地，并要求一切土地投機之廢止。」

法西斯蒂對於經濟方面的主張，我們也可窺其概要，同時他們主張階級協調主義，尤為世人所共見，這和孫先生民生主義的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勞資利益調和等諸主張，也不期而合。

希特勒說：「法西斯蒂必普及於世界，各國均可加以若干修正而為今後世界政治之唯一的動向。一本段的目的，不在無條件的照抄意德的政治主張而施行於我國，祇不過說明法西斯蒂不僅不與三民主義相矛盾，抑且去民族，民權，民生各方面，都有不謀而合之處！」

欲知上海的真相黨派的
祕聞及偉人的軼事請看

當代史蹟

不日出版先此預告

普羅維文藝運動史(下)

楊甫

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天，××的中央黨爲使文化運動發展起見，特設一文化支部（直屬江蘇省委），以爲文化運動的中心機關，但是那時在公開方面，並沒有團體的組織，這當然是一件憾事。却好這時候，

『羅素主義者』張松年，從北京失意跑回上海來，看見上海的出版事業頗有蓬蓬勃勃的氣象，就想也來幹一下。但是這位『羅素主義者』的資格是很老的，他是陳獨秀辦新青年時代的人物，也可以說是××黨的『開黨元勳』，雖然後來頗爲落魄（×

×黨是很早就把他開除了的），但那一種倚老賣老的神氣，使他不肯低首下心於這班後生小子之前。可是自己在上海又沒有幫口，又沒有羣衆，要在出版界有所發展，也是很困難的，所以他就要以他爲中心來組織一個文化團體，開始活動。當然一個人無法進行的，於是他找到了樊仲雲鄭振鐸李達，也找了一班所謂左翼作家，發起組織一個『中國著作家協會』。發起人中，除了張松年樊仲雲鄭振鐸等以外，左翼作家倒有不少，如鄭伯奇，沈端先，馮乃超，李初梨，錢杏邨，洪靈菲，孟超等，到不下二三十人。一九二九年二

月初旬的一個早上，在雪後初晴的時候，這中國著作家協會在橫浜橋廣肇公學開會了。小小的會場，擠滿了一百幾十個人。中國究竟是一個文化發達之邦，著作家有這麼多！然而，天曉得，這些所謂作家，有的不過是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過一篇『一胎三孩之奇聞』一類的文章，有的甚至并此類文章而無之，不過和某書局的校對有點交情，也就以作家的資格來出席了。不待說，這些所謂作家，是××黨文化支部臨時雇來的，據說到廣肇公學這樣來一趟，每人可以領到四角錢的車費。

開會了，推舉主席團，是鄭伯奇，張松年，樊仲雲三個人。我們這位羅素主義者起初看見來了這麼多不三不四的人，心裏嚇得有點微跳。他是聰明人，一眼就看出這些不三不四的英雄是從那裏來的，他想真是真了，眼見自己要利用的團體，被別人利用去了，說不出還要被巡捕房請去吃官司。還好，主席團三人中還有我們羅素主義者，於是他又起勁致開會詞了。但他剛才一開口，台下就有倒彩喝出來。

烏煙瘴氣鬧了三個鐘頭，選舉委員了。當選是鄭伯奇，沈端先，王獨清，錢

杏邨，李初梨，馮乃超，……等等。在三個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屬於左翼作家的，有十一個，僅僅有一個執行委員（樊仲雲）和一個候補執行委員（鄭振鐸）不是屬於左翼的，而我們的第一位發起人，羅素主義者，終於是落選了。據說原來是這樣的：每個來參加這會議的左翼份子（大部分是臨時拉來的），都由文化支部發給他們一張中國著作家協會的發起宣告，在這幾十個發起人中，有許多人是姓名旁邊用鉛筆來打一個圈，那就是文化支部所決定應當選爲委員的人物，當然的，文化支部決不會把我們羅素主義者也圈進去。因此，中國著作家協會的發起人，雖然應有盡有——如這裏有施存統，許德珩，李達，熊得山，也有左舜生，陶希聖等等，然而領導機關完全掌握在左翼的手中了。這樣，這些非左翼的人都不願意再來了，而羅素主義者的張松年，更是垂頭喪氣的回北京去了。所以中國著作家協會除了那天在廣肇公學鬧了三個鐘頭以外，以後就沒有下文了。文化支部形式上是勝利了，但是在實際上是失敗了。於是乎，他們進一步的組織了一個清一色『自家人』的『左翼作家聯盟』，這是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的事。雖然這個時候創造社出版部已經被封了，但左翼文藝運動還是蓬蓬

勃勃的向上發展。

一九二九——三〇年，這兩年可謂是社會科學書籍最得勢的年頭，於是普羅文化運動，由文藝方面蔓延到社會科學方面來了。不久，「社會科學作家聯盟」也成立了。所謂「左聯」與「社聯」成了當時文化運動的兩大柱石。

普羅文藝運動不僅由文藝影響到社會科學，而且影響到戲劇，及其他各方面。於是乎，在左聯領導之下的「藝術劇社」成立了，而戲劇界的先進，如田漢之流，也漸漸的「赤化」了。成立了藝術劇社還不夠，又另外組織了一個「戲劇作家聯盟」。這三個聯盟——左聯，社聯，劇社，在當時的確是出了一下風頭，但最出名的，當然還是左聯。

但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正是這些赤色英雄們得意揚揚的時候，環境的壓迫也來了。那正是長沙暴動的時候，各處對××黨是一樣嚴厲的壓迫，於是左聯社聯劇聯同時遭遇了許多不幸。出版物之被扣留，書店之被封，這是常有的事。一九三〇年六月間，左聯與社聯最主要最活動的中心人物彭康弟兄，因為「北京路事件」，在上海被捕，每人判了七年徒刑，關在提籃橋西牢裏了。朱鏡我——也是左聯和社聯的中心人物——被派到安徽

去，在蕪湖被捕了。蔣光赤病死了，田漢被通緝了，王獨清被開除了，孟超失蹤了，羅懋其槍斃了，這種不幸的事件，連續而來，於是整個的普羅文藝運動，漸漸的衰敗下去了。

在這裏還必須敘述到左聯一個重大的轉變。本來左聯的領導權，完全是在創造社手中的，領袖當然是郭沫若，次一點是成仿吾王獨清，再次一點的是李初梨馮乃超。那時他們反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語絲派的魯迅，一個是「牯嶺到東京」的茅盾。他們對於魯迅的攻擊，最初是嚴厲的，簡直把他作為第一個敵人。在文藝新聞上，他們甚至造一個謠言，說南京教育部給了魯迅翁每月三百番的酬勞金，藉以證明魯迅翁是「南京政府的走狗」。對於茅盾，也是取了攻勢。茅盾就是沈雁冰，沈雁冰原是××黨的老前輩，但自從十六年武漢分家以後，他就表示「不幹」，於是引起了左翼英雄的攻擊。但是後來，這陣勢轉變了，一向被左聯攻擊的人——魯迅與茅盾——竟做了左聯的領袖，而左聯原來的領袖——創造社的英雄，一個個都滾了蛋。郭沫若第一個被淘汰了，成仿吾消極了一下，後來索性跑到江西去了，王獨清，爽爽快快被開除了。其實，王獨清也的確鬧得太不像樣了，在一九二九年的新

年裏，他印了許多賀年片來分發，鄙人也曾蒙他寄來一張，當時覺得很好笑，原來他的賀年片是這樣的：

恭賀
新禧
浪漫詩人王獨清

但開除他的理由，據說是因為他參加了取消派。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左聯社聯等左翼文化團體聯合起來，組織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爲文總。關於文總的一切，等將來有機會時再寫出來吧。

本報第十七期目錄

一加一等於一	泰甘
日本在滬築大兵營	心白
馮玉祥不一國恥乎	良史
十九路軍之新教訓	伊尹
內田廣田的去就與日本外交	紫紋
法西斯蒂與中國	寒君
什麼是法西斯蒂	春申君
幽默之謂何	楊甫
普羅文藝運動史	桑間
書店街雜感	王孫
太平公醮與弄堂紳士	華也
災害年年有	馬路人
我也來談談巡捕房	梅子
苦戀	鼎鼎
飄萍	鼎鼎

上

海

的

女

人

鼎鼎

上海女人與花瓶

「女人」，在上海人的心目中是覺得多麼藝術化而愛聽的名詞！她是一切人們生命的源泉，她是布爾喬其亞人們朝朝暮暮，時時刻刻不可缺少的至寶，她是能夠鼓勵男子，也能夠顛倒男子的人間上帝，她又是構成都市的一切繁榮的主要因素。啊，女人！多麼偉大的女人！一切的男子們要趨附她；大學生，公子們，年輕的紳士們要讚美她，頌揚她！威風凜凜的要人們會屈服她，任憑是怎樣富貴而握有權勢的驕橫不可一世的男子，只要看見女人玉體一橫，眼波一轉，他便會像煨灶貓一樣的跪下來，或像小狗搖首擺尾般的微笑，或像老丐伏在街頭乞食般哀求：「啊，女人！我願永遠這樣跪在你跟前抵你底腳跟！」可見女人在宇宙間握有多大權威呵！

從來世界各國是重男輕女的，尤其是我們貴國，雖然唐代李白對唐明皇有「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恨詞，但幾千年來的一般習慣，中國人的一切却是以男子為中心，而女子在歷代「萬歲」統治之下是沒有

半點法律地位的，所謂「在家從父，出外從夫，夫喪從子」的女訓，女子的人格，生命和一切便都寄托在「父」「夫」「子」三個男性身上。然而時至今日，女子習尚摩登，非但不肯服從三從四德的教訓，而且一從也不從，今天和甲離婚，明天和乙談戀愛。憑着肉感的身材，迷人的眼波，勾引着一切瘟生男子。舉凡大都會中的一切機關，學校，公司，商店和一切不三不四的零星團體無不歡迎着女人去充花瓶當玩具！「花瓶論」三字快將成為未來辭源中的專門名詞。在機關裏的女職員大都只能當監印，錄事，或甚至拿點乾薪坐在辦公桌上寫點「我親愛的哥哥」或者染染指甲，塗塗胭脂，撲撲白粉，或者再無事可做的時候在辦公室裏撒撒嬌，尋尋摩登開心，伴着大亨作作樂。在學校裏無論是女大學生女教員都是都市摩登女子的典型，備受着一切大亨名流登徒子的歡迎和青垂。在公司商店中經理先生非但需要摩登女人做花瓶而且要利用他們做活招牌，你只要看那些熱鬧街頭的公可或商店，到了門庭冷落，營業蕭條的時候，花瓶一陳列立刻有顧客臨門，利市三倍。女人，在都市裏既

有這樣妙處，為父母的人腦海裏當然又充滿了「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觀念，生了女的，長大了可以備受富貴人們的青垂，順便可以靠靠女婿的福，這是何樂不為呢？上海的女人多偉大啊！都市的一切都寶藏在她們的一對對迷人的秋波裏！

上海女人的服裝

上海女人的服裝簡單說一句完全是妓女化與貴族化。妓女是男子們的玩物，也是色中餓鬼的洩慾器，她們要博得男子們的歡心，引得男子們的性慾任漲，所以拚命把面龐裝得像丐鬼，把身體束得臀部與乳房高高的隆起，把兩隻大腿肉溜溜的露出外面，穿着高跟鞋皮鞋，扭着臀部，招搖過市引動一切色情狂人門涎涎欲滴，如醉如癡！那些姨太太，小姐們，衣服穿得美麗肉感，可以博得小白臉，拆白黨的歡心，繼而女學生，小姐碧玉，東家太太，女教員，女招待，女畫家，女音樂家，女詩人和在這都市裏的一切靠着十個手指，三寸舌頭，一隻照會度日子騙飯吃的女人們，都一齊學着妓女，姨太太，大家小姐的榜樣，假着服裝來粉飾肉體，用肉體來交換瘟生男子的金錢與肉慾，而構成都市化的鍍金戀愛！

上海女子服裝，既以這樣為先決條

件，所以他們時時變換了花樣，以迎合男子們漸漸厭倦的心理，譬如一九三三年至少要穿一九三四年的新裝，尤其是那些有錢人家的姨太太，貴族小姐一個用之內要換到幾十個新花樣，一天之中如果在外面有男朋友，拚頭，情人，冤子相公交際的話，那末至少要換到十幾套新裝。

還有高跟皮鞋和絲襪，同樣是摩登女人們在服裝上的要件，在幾年之前××要人的夫人一雙絲襪要二十五兩銀子，抵到機關裏的小職員要兩個月生活費。至於高跟皮鞋，那些銀色的，漆皮的，其價格之高貴也當然不是平庸的人家女人所能購買。

上海女人的臉與曲線美

上海女人是好像京劇中的伶人，樣樣都是裝飾成功的，一個醜惡不堪，年上四十的老太婆，可以裝得像一個十八歲左右的小姑娘。化八隻大洋，把頭髮電燙後，其蓬鬆美麗可以維持十個月以上。其他眉毛，眼毛，嘴唇都有特殊的裝飾法。原來眉毛是淡的，可以用墨膠塗濃來，原來眉毛太濃了那末常常用刀把眉毛剃光，重與用毛筆畫起兩條又長又細的一字形。眼毛的裝飾法也有幾種，先扎眼皮角裏放一些叫 eyelash-oil，使條條眼毛都連根向上

豎起來的，然後再在眼瞼的四周塗墨塗脂，使眼瞼了便覺得像帶眼美人兒，至於嘴唇的裝飾尤為重要，口大的女人，雖不能把它裝飾得像所謂櫻桃般的口，但至少嘴唇皮的顏色要用口紅塗得如同豬血一樣，口裏面要用口香糖含得薄荷香草一樣香。還有兩鬢面頰上像雞皮一樣老的皮膚，用 Chlorinaxo，夏士運塗得光光滑滑，把整個臉龐塗得和沒有裝飾之前簡直要判若兩人。

除了面部的裝飾之外，上海女人最注重的便是身段的佈置，真的，女人們最怕的便是身體生得瘦肥奇胖，因為肥了胖了面部像大阿福，腰部像炭風爐，七石缸，非常的難看和醜陋。身體瘦的，就可以任意佈置，臀部太小了，可用棉花裱在褲子裏，使人看了當你的臀部發着：乳峯太平了，可用海棉裱填高些，使它凸出，這樣一來，你的身段既苗條可愛，又肉感動人，如果在大街走動，包你有半打摩登少爺替你做義務保護。

上海女人的看

上海女人喜歡看什麼呢！上海女人是喜歡看書看報的，但她們看書看報是有條件的，第一書名必須要摩登而好聽，第二封面要精緻美麗，第三內

容要三色版明星照片，愛情畫片和浪漫文藝佔多數，第四價錢要便宜，因為上海女人有了錢大部要留着買香水精脂膏的。上海女人是喜歡看電影的，但看的電影不是在什麼北京中央映的國產影片，却是舶來品的有聲電影，至於她們為什麼這樣却欲答無言了！

上海的女人又喜歡看男人的腳的，她們不論什麼地方看男人必先看他腳的；自然男人的腳有各色各樣，有運動家的腳，有善於跳交際舞者的腳，有大學生的腳，有資本家的腳，有小商人的腳，有白相人的腳，各種男人的品格，女人們似乎可從各種各樣皮鞋尖頭，鞋子式樣裏看出來！

本報第十六期目錄

二年來的總清算.....	秦甘
從九一八說到列強對日.....	紫紋
西南之反對五全大會與棉麥借款.....	心白
蔡廷鍇率部背通記.....	范其本
清室影響與笑矣.....	小蘇
陳濟棠用意何在.....	頁史
歡迎孫桐樹之後.....	天馬
湖北之警捐大觀.....	立編
寄語兒童幸福會.....	冷國
法西新華與中國.....	
透視下的中國政治思潮.....	寒君
上海的秋天.....	文景
苦戀.....	梅子
到C城去的路.....	鼎鼎

一個淪落天涯的無名女郎

唯廉

街頭豔遇

昨夜街頭的奇遇，實在說來，原是很平凡的一回事，但我是多麼傷感呀！

是星期日的晚上，陰歷中元的前夜。

經過颶風襲擊後的上海，溫度降低到像中秋前後那樣，穿着法蘭絨的衣服，已頗有些寒意了。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秋天的晚上呀！在月光底下，我一個人靜默的江灣路上無聊地走着，走過虹口公園，正是八點鐘的時候，兩部公共汽車把站在那裏候車的人都載了去，公園附近寂寞得沒有一個人影。這幽靜的環境，引起了許多我的感觸。我慢慢地走着。突然，後面發現了一陣急促的高跟鞋皮鞋的聲音，我下意識地回頭來望了一望。一個穿着洋服的中國妙齡女士，左臂夾了一個小皮包，匆匆地走來。年輕的女人都是怪物，雖然有時我也自命爲了不起的英雄，然而在女人面前，我就成了一個已繳了械的敗兵，每個年輕的女人可以毫不費力地把我俘虜過去。當我發現了這位不知姓名的女郎的時候，突然引起了某種的妄想，所以把腳步放得更慢了。這女是在笑，笑我？爲什麼要笑我呢？終於我也笑了。我們兩個人，已經走在一條線上了，她的脚步已不如原來那樣急促了。我雖然不常做過那些「釘

梢」一類的胡調，然而這情形使我明白，這女人不是一個凡夫俗子。年齡大約不過二十歲或二十一歲吧，動人的丰采，尤其是動人的媚眼，也怪有意思的。

「爲什麼這樣好笑？」我大胆地問。

「沒有什麼。你也是從虹口公園出來嗎？」一口廣東客話，這是我最近聽到的聲音，我常覺得世界上最優美的言語，是廣東女子說普通話。自從離開廣東以後，轉瞬已經五年了，而廣東所給我的印象，離別愈久，想念愈甚。「這是多麼可愛的廣東女子呀！」我這樣想。

「你是廣東人嗎！」

「廣東人。」

「廣東那一縣？」

「南海。你是那裏人？」

「我嗎？……」我想了一下，終於這樣

答覆了她：「我是四川人，不過我很喜歡廣東，我在廣東住過五年。」

「那我們也可以算是同鄉了。」

「我今天很高興，遇見你這位同鄉。」

說這話的時候，我自己覺得態度有點近乎上海的所謂白相人，不過我雖然想力持鎮靜，而總不免有點慌張，而她，這不知姓名的女人，很坦然地回答了我：

「我也覺得很高興。本來我還要在公

園裏玩一下，因爲天氣冷了，我衣裳穿得太少，所以回去穿衣去。」

「我們可以在一起來走嗎？」

「很好。你姓什麼？」這時候，我們已漸漸走近北四川路的底頭，「大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本部」的門首。雖然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但我們靠得很近，路上人一定以爲我們是一對情侶了。

「姓王。你姓什麼？」

「不告訴你，但是她的右手已經吊在我的左臂上了。『你住在什麼地方？』她這樣問。

「霞飛路。你住在什麼地方？」

「霞飛路呂班路口。」

走到施高塔路口，馬路上漸漸熱鬧起來了，向南走去是沒有意思的，我扶着她，向左轉沿施高塔路走去，在內山書店門首遇到一個熟人，但我低下了頭，祇做沒有看見。

「那我們住得很近我可以來看你嗎？」

「不可以，我是住在朋友家裏的，我自己沒有家。」她的淒慘的聲音直刺進我心的深處，「我自己沒有家，我不是和你一樣嗎？但她還要更進一步的說：

「我現在的環境是最惡劣，環境壓迫我簡直到了不能生存的地步。」

「我同情你的環境，我願意援助你。」

「謝謝你！」

已經走過四達里，路上人漸漸減少了，我用左手來緊緊地抱着她走，不是前面有兩個警察和幾個閒人在注意着我，我真想緊緊地抱着她作一個長時間的熱烈的吻。這並不是要在她身上發洩我的性慾，而是要熱烈地表示我對她的同情。但她又把我拉了回來，仍舊向着北四川路一方面走去。

「你是什麼學校裏的？」她問。

「我現在沒有住學校。」

「你願意和我做朋友嗎？」

「很願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談談才

好。」

「看電影去。」她這樣提議。但是慚愧得很！我身邊一共只有六角小洋，無論到什麼地方，我是沒有資格陪她去的，當然我祇有使她失望了。

「我今天有特別的事情，不能陪你去玩，我們約個地方，那一天再見好嗎！」

「那不可以。」

「那末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不是很困難了嗎？」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這不是很可惜嗎？」

「也沒什麼，人生原是聚散無常的。」

我又走回到北四川路上，在一路電車的盡頭，她突然離開了我，很親善地對我說：「再見，我想去吃點冰淇淋。」

「再見。」

彼此很熱烈地揚揚了手，她就在電車掉頭的紛擾中消失了。

這就是昨夜街頭的奇遇。這種事，在上海原是常有的，這種神秘的際遇，我也不是第一次碰到。但是昨夜的十分鐘的溫存，是多麼地使我傷感呀！

黨販子在漩渦裏

珊瑚

隨着革命潮流而來的，產出了一批黨販子。他們以販賣黨籍爲生活，亦可名之爲「革命掙客」，或「主義跑街」，蓋跑街與掙客，同是販子一流也。他們的顏色，時而紅，時而黃，時而黑，時而灰，時而白，五族共和，莫名其妙。今茲所述者有三：曰王造時博士，曰施存統先生，曰高承元律師。王博士自鍍金回來，在上海灘上，也相當出了一下風頭。他所信奉的，最初據說是

受郭夢良的影響，信仰基爾特社會主義，其後又轉奉國家主義，而現在，似乎又要轉變了，這一轉變是非動小可，據說是向左轉，接近康敏尼斯特了。本來在王博士是國家主義時代，對於康敏尼斯特，總可謂是痛下攻擊，誓不與之兩立了。但是王博士近來發覺了青年黨內部的秘密，所以他對人說，在以前，他認爲青年黨的人物，都是騎士，都是英雄；但現在呢？他發覺了青年黨的

人物，都是騾子，都是小丑。騾子是供人騎坐的，小丑是演戲的，我們博士當然不肯做，所以他漸漸由青年黨的信徒而傾向到反青年黨，漸漸傾向到他的敵人康敏尼斯特一方面去了，但入夥是沒有這麼快的。

至於施先生，那真是提起此人來頭大。他做非孝的文章，受知於陳獨秀，又受知於戴季陶，因而有機會到日本去做浪人，因而回來做SY的中央委員，因而做上海大學教授，因而做武漢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但是，施先生轉變

了，「悲痛中的自白」武漢中央日報發表以後，施先生還經過了許多的轉變過程，這，本報上似乎已經有發表過。現在，施先生又要轉變了，據說施先生現在又要發表「悲痛中的自白」了，可是這將來的悲痛中的自白，與在武漢中央日報發表的。完全不同。以前的自白，是罵共產黨，而回到三民主義的懷抱中來，現在呢？據說是要罵三民主義，回到共產主義的懷抱中去了。看官諸君：靜待着施先生的轉變吧！高承元，他是高記社會民

主黨的發起人，社會民主黨而加以「高記」字號者，以別於其他社會民主黨也。但自去年一月後，高記社會民主黨出盤而歸併於耳東社會民主黨，高承元乃由大老闆而變為小夥計，終日奔走於善鍾路與甘施東路之間，仰人說笑，劇可恥也。

但是高先生究竟高明，他眼看出別人升官發財，自己是落伍了，所以他居然找到了門路，做了改組同志的入幕之賓，於是乎，大學副院長也，大律師也，都弄到自己頭上而自己也就闊起來了。高先生勉乎哉！

黨販子做律師，似乎成了一個如很普遍的現象，君不見，王造時，高承元等，均已做律師乎？而半公開之黨販

子，為孫寒冰，如溫崇信，皆半黨販子也，而今皆赫赫然大律師自封矣。吾人於此，深惜施存統先生當時未習法律，否則亦可自封為大律師，而在閩羅王前，控告張太雷誘姦有夫之婦矣。

地藏王誕非迷信節

本月的十九日，是廢歷的七月三十日，這一天，世俗相傳為地藏王誕日。家家戶戶到了這天晚上，沿着階前遍插枝香，謂為可替小兒消災。一班文明朋友，咸譏之為迷信舉動。實則焚香者與譏笑者，俱未明是日的來歷，豈知其中尚具有歷史上的政治關係。所謂消災，所謂迷信，俱已失却本

來真意。原來在元代末葉，天下大亂，羣英角逐。其間有一個英雄，名叫張士誠，初附朱元璋，旋以意見不合，士誠入據蘇州，僭稱吳王，江南的蘇松太嘉湖各屬，盡入他的掌中。勵精圖治，拊護民衆，江南之人，無不愛戴。朱元璋派兵攻之，盡收江南各地，獨蘇州堅城難下。元璋乃以重兵圍之，冀其食盡自降。詎城外民衆，對於士誠愛不能忘。每於月黑宵深，運卒懈怠之際，潛運糧食由水道接濟之。以是圍蘇城十八年不能下。元璋偵知其情，由是深惡吳人之附士誠而不忠於己。及城破士誠被執，元璋已統一天下。乃謀江南之民衆以重稅，並不許平

民建高大房屋以報復之，種種待遇，慘酷異常，吳人乃益思士誠。以士誠於七月三十日被殺，因以是日假名地藏王誕，焚香紀念之，以誌哀思。相傳至今，真意漸失，遂一變而為迷信舉動，殊不知其間尚有一段重要之史實在也。野史士曰：士誠以失敗之身，能得民衆愛戴，歷百世而未竭；地下有知，亦足以自豪。彼朱元璋者，有人君之位，而無人君之度，不知指愛有衆，反圖報復細民。雖叱咤風雲，臣一四海，然而今日石頭城外，荒烟蔓草，翁仲橫斜。夕照街愁墓門寥落。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以較士誠之能遺愛於千秋者，相去遠矣。（伊尹）

二十·希望我倆思想一致

十月十四日

我和玉山正式結合，實行同居一個月來，我精神上當然感到異常愉快和舒適。

我滿以為我和玉山結合的

消息，傳到他原有的愛人張白華的耳朵

裏，一定有一場風波，至少玉山要受到她相當的責難的，誰知她卻滿不在乎地，并且還寫了封道賀我倆的信。她說：「戀愛是人生的第一部成功與失敗本像普通一件事物之成敗同樣的平淡無奇。而且所謂戀愛之成功與失敗的這一語詞，根本便不能成

梅子

立。男女兩人，因相互愛戀而結合，不管是一天或一個月，總是他倆愛的表現，愛的成功。男女倆結合後一天或一個月，他倆覺得意志方面或其他的種種問題的梗阻，分散了，各走各的路了，不管男女個別的提出，或女的單獨的要求，誰都沒有強制誰的權利與可能。否則豈因不一致的同居，便是強好，便是封建社會強好式的

苦

戀

舊式婚姻，在新時代的面前應該是過去了，消失了。我和玉山一度發生過肉的關係，決不是偏面的要求，而是雙方的互戀，現在玉山和你結合，足見玉山對於你的戀愛是成熟了，對於我的情欲是消失了，假定我出來干涉，縱然你屈服而退讓，玉山仍回到我的懷抱裏來，那麼這是我愛好玉山，不但玉山不願，就是我也不敢出此。好吧，嗚嗚切切的說什麼，誰不曉得我的戀愛觀是如此的呢？該以誠懇的態度，祝你們倆的幸福！」

她那種卓越一切的精神，反使我感嘆之至！玉山却說：「應該這樣理解的，否則便不是革命女性！」

我們讀過張同志的戀愛觀或研究一下，的確有至理在焉，現社會的一般愛情男女，往往不是把戀愛當作「全生命」的對待嗎？為夫可以發瘋，可以決鬥，可以自殺！把他或她最重的使命擱置在腦後，與其說他是愛情者，不如說他是一位殉道者！雖然這種愛情的勇氣可佩服，但絕大多數愛情的本質，條件，都不該認真考慮。

這有在封建社會傳統下來的夫婦的遺留，更可笑更奇，是簡直更「一對不相識的夫妻」百年好合，「舉案齊眉」。不管性情相距多少，不管思想相距多少，然而這要這一對夫妻由頭偕老，這是多麼殘

酷暴虐的事！但是現在一般自由戀愛者不是同樣陷于這種錯誤嗎？男的即使不愛女的，男的也得把她逼占到底；女的即使不愛男的，女的也得勉強苟延到死；一旦男或女的提出離異了！一般固執的愛情的男或女，便認爲奇恥大辱，終身創痕，因婚姻問題而影響了他們或她們一生的事業！自然，能夠愛好到底，互戀終身，是最好沒有的事，不過中途離異，琴絃中斷，也不見得是怎樣不幸的慘局。

她強維持夫婦的關係，或愛人的關係，張女士說第一種好，真是至理名言，新男性和新女性都應該細味斯言。

十一月十二日

是後的思想落後呢，這是玉山思想的遺愛？」

政治都要我早或晚得有共產黨員在內，他們正前天白日的國民黨黨報之下，却終日高呼國貨萬歲，馬克斯不朽，并且忙忙碌碌地開什麼支部會議，開團會議，更還裝模作樣，真令人看了也討厭。

起初我並不曉得玉山也加入共產的，後來我看他每天晚上和他們開會到深夜二點鐘，有時還聽他高聲唱什麼「舉案」和「宣傳」的事情，不曉得怎麼回事了。

「玉山，你從前不是說過，在一個定向和時間之內，不能容納二件東西，爲什麼你自己也陷入這種誤呢？」

「你不曉得啊，馬克斯主義是使革命的主義，是政治上的最左最積極的主義啊！你看蘇俄革命不是成功了嗎？」

「我不曉得『左』『右』，祇知道『革命』『不革命』，三民主義是適合于中國國情，適合于世界潮流，可以挽救苦難的中國，那麼信奉三民主義得了，何必這能信奉共產主義呢？這簡直是迷信地表示信仰心的不堅定，思想上的矛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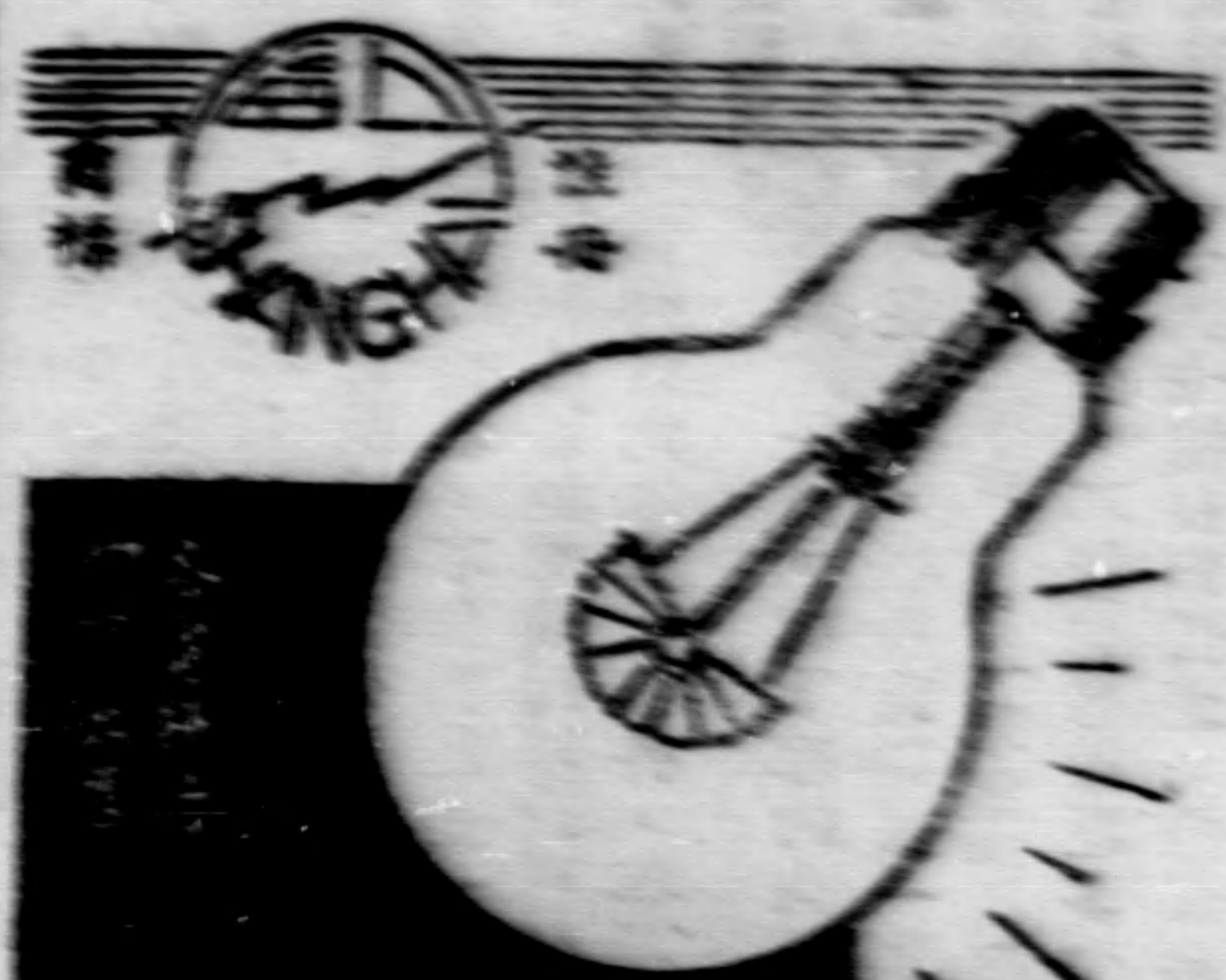
「孫先生說：共產主義不是和三民主義是好朋友嗎！那麼國民黨可以加入共產黨也不礙事。」

「但，孫先生不是說過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方法上完全不相同嗎？孫先生也說過共產主義，那麼他儘可不承認三民主義，像馬克斯的信徒就是了。」

「你這不懂得這道理！」

「你懂得這道理的人，那麼請你來解釋，來糾正，何必這沒完沒了？你說蘇俄革命已經成功，但爲什麼不從這馬克斯的社會革命的方法，仿照而開辦的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不是主張經濟革命需要漸進的嗎？不是承認了孫先生主張的正義和有現在價值嗎？玉山，我看中國的共產黨似乎有很大野心，是應該的案，你這是逃出的好！」

「……玉山沉思着，我希望玉山和我思想一致。」 (待續)



標準十牌

完全國貨 **上海燈泡**

為國貨之光

上海燈泡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法租界大馬路三三七號電話九一六一三

上海法租界大馬路三三七號電話九一六一三

省電光足

中國實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請入特別有獎儲蓄

▲無按月繳款之勞有三十二次得萬元獎金之機會

▲八年到期不論得過獎金若干一律還本付息

本儲蓄部自民國八年呈奉 財政部核准立案經營有獎儲蓄以來深蒙 各界予以信譽儲戶日增曷勝欣幸現在將特別有獎儲蓄一種更加改良所有獎金概從本儲蓄部方面提出不涉及儲款分毫以符真正有獎之主旨而答 儲款諸君惠顧之雅意此項儲蓄交款只須一次每戶存洋叁十元者為整號存洋三元者為零號整號零號多少聽便入儲每年開四次八年共開三十二次每次以一會論有大獎十五個其中特獎有一萬元八年到期不論得過大小獎若干次數一律除發還原本外並加給利息滿足四年以上亦可加息發還滿足一年以上並可以儲款證向本儲蓄部押款本屆秋季開獎準於九月底舉行欲閱詳章函索即寄倘蒙 惠顧毋任歡迎

總部博物院路三號一樓 分部上海南京路 南京路下白昇平橋 漢口散生路 天津英租界領事道 青島中山路

支部上海北京路一三〇號 上海法租界公館馬路 上海南市黃浦灘路一號 (此外各省埠凡本分支行辦事處所在地一律均附設有支部)